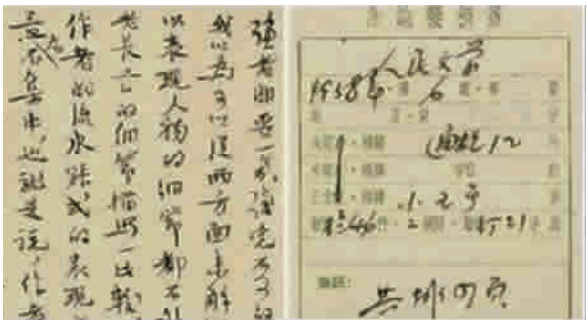


# 茅盾手稿拍卖至千万的背后(上)

◆ 舒晋瑜

茅盾一份 9000 字手稿在经典拍卖公司以 1207.5 万元的高价拍出,打破了中国文学作品手稿拍卖的价格纪录,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官司。

被拍卖的是茅盾于 1958 年写下的一篇评论文章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手稿,文字内容已发表于 1958 年的《人民文学》第 6 期。2014 年 1 月 5 日,手稿在经典拍卖公司的 2013 年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进行展览拍卖。经过 44 轮激烈竞价,最终以 1207.5 万元高价拍出。



■ 茅盾手稿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(局部)

大的疑问。

据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现任主编施战军介绍,茅盾先生在 1958 年第 6 期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,是一篇将近一万字的评论文章,由于发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,文中所涉及的多篇作品,经由茅盾先生的精准而有力的评论,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,比如茹志娟的《百合花》、王愿坚的《七根火柴》等。如果没有这个文学评论名篇的推介,他们很难被认定成为新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家,这些作品也很难成为受到一代代读者喜爱的名篇。可以说,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,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是具有重大文学历史价值的极为重要的文献。茅盾先生是百年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,他的书法作品功底深厚又独树一帜。而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的手稿原件,无论是字数、页数还是整体布局、品相完好度,

在历代文人手札之中绝对属于上品,它的文物价值是无疑的,而且是巨大的。

施战军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茅盾先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第一任主编,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又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作为这家杂志今天的工作人员,我们仰望高山的同时,也为多年前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原稿与稿签的莫名流失而感到深深痛惜。这份在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上无法估量的珍贵手稿,应该属于重要文物,应该保护起来,供国人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瞻仰和研究。”

对名家手稿的管理意识不强,是当时出版界文化界普遍存在的状况。当然也有例外,比如《收获》杂志自创刊就保持了将发表后的作家手稿交由作家本人的优良传统。执行主编程永新说,上世纪 80 年代自己初到《收获》时,就发现编辑部将刊用后的手稿寄还给作家。“那时我还

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后来我想,是因为巴金他们知道手稿的重要性。这样良好的习惯一直保留着。”程永新说,当年大部分手稿遗失是因为社会的动荡,保护意识不是那么强。新时期以来作家保护手稿的意识已经非常强了。

## 二

第一次庭审后,杨韵听到有人评论,认为茅盾家属看到拍卖那么高,眼红了。她说:“我们沈家,无偿捐了成千上万的茅盾先生的珍贵手稿,我们要的是尊严,不希望看到恶意的炒作。”

令杨韵觉得可笑的是,第一次庭审时主要围绕着一个观点争议:茅盾先生这份手迹算不算美术作品,或者是书法作品。杨韵说,第一审对方律师出这个题目让她感到疑惑:“对方律师的意思是,如果不是书画作品,就不违反我们诉讼的很多内容。所以第一审让我们证明是

书画作品。”这一点难度非常大。茅盾先生这份手迹算不算美术作品,或者是书法作品,其实并非问题的关键。

受理茅盾手稿一案的原告方律师赵卫康表示,据著作权法,手稿的物权应当归属于作者,作者过世,应当根据继承法由其继承人所继承。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档案局 1992 年联合发布的《出版社书稿出版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:作品出版以后原稿(手迹)归作者所有,除双方合同约定者外,一般原稿保存二三年后,退还作者,并办理清退手续。原稿退还签收单应归档。

据查,茅盾作品发表时,《人民文学》时任主编是张天翼(在职时间 1957 年 12 月至 1966 年 5 月)。手稿是如何流向市场的,时代风云多变,已无法追究。在第三次庭审中,手稿卖家张晖的委托律师称,该手稿是张晖在 2000 年从徐州刘姓藏家处以 38000 元的价格购买,手稿来源并不存在违法之处。此番,该份手稿被一位岳姓先生竞拍购得。但因岳先生并没有按照规定缴纳保证金,手稿在拍卖行保存了一段时间,又还给了张晖。

这一过程令赵卫康律师感到不解。赵卫康说,如果买家、卖家与拍卖公司实施虚假拍卖行为,除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外,同时也会损害其他竞买人和公众的权益。结合已经被固定的拍卖前后多种证据,原告认为拍卖公司、委托人与竞买人为恶意串通,虚假拍卖,共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,因此当庭向法院追加买方为第三被告,希望清查涉案拍卖活动的合法性问题。原告认为,如果拍卖活动本身违法,涉案复制、展览、发表、发行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就越发没有合法性。目前,法院尚未裁定准许。

# 玄机无界

达世新



## 41. 脑科学

雨滴在舷窗上划出了一条条水纹。梦韵想到,其实令自己费猜的脸何止这一张,如今忻飞的脸不也同样模糊不清!在她平日看惯了的那张熟悉的脸背后,还有个隐秘的忻飞。

当夜她按约来到了天空针塔下。尽管嘈杂的音乐飘散在耳际,但行人已稀少,她担心地紧了紧忻飞那背包的带子,站到通亮的灯光下。

她看到他了,正在不远处麦当劳餐厅门口向自己招手。“啊,忻……”她轻声呼唤着疾步走了过去,忻飞一把揽住了她。梦韵喉头发紧,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,或者说就是这一瞬间,任何问候语都成多余!这唤起了往日他对她的感情,但他真值得倾心爱慕吗?两人走了进去,买好餐食找了个角落坐下。梦韵很快听到了忻飞亲身遭遇的惊险一幕。梦韵听得是眼睛一眨不眨,她真为忻飞感到后怕,不过又很敬佩他。

“经历过这事我可不敢大意了,那伙歹徒既然瞄准了我,那他们会找机会绑架我的。”忻飞心有余悸地朝周围看了几眼。“他们哪有那么大的能量?”梦韵说着,不免也跟着察看下周围有没有可疑的迹象。

“我担心我面临的不是几个歹徒,而是一个跨国的组织。看来都与我的新无人机的研发有关。”他叹了口气,“而实际上我的研究成果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么大!”梦韵接口说道:“我还知道你已分心了,你搞飞行器研究的,却花了很大精力来搜集大脑资料,在走旁门左道,没错吧?”“你看过的笔记本了?”忻飞一下拉过她先前放在椅子上的背包。

“没错,因为不是日记,我翻阅了,看了大半夜非常吃惊也非常纳闷。你对自己的智慧失去信心了吗?”忻飞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:“不是,因为我只有超凡的大脑才能设计出超凡的飞行器来!我觉得我这样一个聪明脑子不够。要是我有十个甚至二十个天才设计师的心智,该多好啊!因为空天无人机的研发太复杂,太难了!”

梦韵不明就里:“那,那你有这个办法吗?你是想入非非!”忻飞靠近她的脸压低声音:“我正在设计一种软件,正大量下载以往顶级设计师的设计图稿和论文资料,包括生平资料、访谈报道等等。而我下一步,或者说关键一步是寻找人机通联的端口。我把它看作是‘天门!’”啊,梦韵大为吃惊地怔怔地看着他。

次日忻飞来到了西雅图以北的波音工厂艾弗雷特厂区,在参观入口处他意外地遇见了守候在此的美国机凯莉。一番交流便很快明白,凯莉是专程为他的安全而提前返美的,忻飞深为感动。他告诉了凯莉自己的遇险经过。凯莉听了也是吃惊不小。

参观时,忻飞深为美国航空工业的发达而震撼和钦佩。当他走在宽体客机的总装厂房,亲眼目睹生产线上架接一架架能飞的庞然大物时,还是充满了新奇感,他知道波音可是一家民用和军用结合得很好的企业,它生产的“蜂鸟”“X-45C”等无人飞机也是很有名的。

凯莉接着又带他到了宽大的露天平台上,看厂里试飞飞机的起降。就在忻飞饱览之际,忽然发现在左下方几百米外的车辆入口出现了汉斯和光头的身影。他们居然真的追踪过来了!可能也跟凯莉“设伏”一样,把波音工厂看成了自己的必到之地!他紧张地把情况告诉了凯莉。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明眸闪动了下:“来,跟我来,你跟我到硅谷转一圈再回来吧!”

“硅谷?”这个富有磁力的字眼立刻抓住了忻飞,“我本来这次想去,但离得挺远。”

“我开车带你过去几个小时就到了。”很快凯莉驾车驶上了 5 号公路,不觉间已将忻飞的追踪者甩得远远的。两人也愈谈愈近。“……硅谷可是高科技创新创业者的乐园,周边既有一些名牌大学的支撑,也集聚着不少风险投资。如果你以后带着项目到这里,那肯定会大喜过望的!”“加州理工在这附近吗?”“怎么?你想上加州理工?”“没,没有。”忻飞稍顿下又问道,“加州理工是有个心理生物学系吧?那里的罗杰·斯佩里教授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,他对于人脑两半球功能的揭示,有力地推进了脑科学研究。”

“是啊,你学飞行器设计的怎么对脑科学感兴趣?”凯莉颇为惊讶,并随即意识到这其中非同寻常!

## 21. 决战日来临

我分析了五种方案的可行性:第一、改变甄荟的装束,避免穿短裙。这个方案并非没有可能,如果我把她的裙子抓破或者弄脏的话。

第二、改变家里的人数。要么家里没人,大门紧闭,让薛兵吃闭门羹,避免强男对弱女一对一的局面;要么有两人以上在家,力量对比有利于我,让薛兵不敢轻易动手。前者需要让甄荟离家,后者需要让甄老师赶在薛兵上门之前回家,或者让那个来还书的女生薛兵之前到达,最好甄老师和那个女生都赶在前面。但介入并改变她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行动决策,似乎超越了我现有的能力,何况我对那个女生一无所知。

第三、避免或者延迟薛兵上门,要么让他扑个空,要么让他一打二。这就需要薛兵所在的餐厅改变解雇他的决定,或者在其前来的路上干扰和阻挠他。前者我无能为力,后者似乎可行。如果在路上发现值得怀疑的年轻男子,还必须判断准确,他是厨师,身上或许带有比常人更重的烹饪味道。而一旦判断准确,我就可以扑上去拼命抓他挠他,或许可以延迟其到达。但麓都新村人口众多,他会从哪里进来,我要在哪里拦截,极难判断。如果守住一个路口死等,一旦错过目标,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方案里唯一可行的是在楼下就近守候,发现后第一时间出击。

第四、让菜刀消失,让薛兵找不到足以致人生命的作案工具。但我不是魔术师,菜刀那么重,我是无论如何也扛不动的。

第五、参与现场搏斗。考虑到薛兵的性别、年龄、体格和职业,我的加入无异于杯水车薪。而且以我小小肉身,面对一把疯狂的菜刀,无异于以卵击石,必死无疑。

头绪理清了。抓破或弄脏甄荟的裙子,是首选方案;楼下守候攻击薛兵,是次选方案;参与现场搏斗,是最后方案,可能也是终结方案。

决战日来临。我始终趴在厨房外的窗台上,窗门是移动的,有一侧留了一道缝。我确信,窗户上下滑轨良好,需要时,我完全可以拨开窗户冲进去。我观察着屋里的情况,只

要甄老师和甄荟都在,我就不必眺望楼下。同时,我也不敢对甄荟的裙子捣乱搞破坏,因为对付两个女人,恐怕我力不能及。然而一旦甄老师出门,我就必须十分警惕,因为我记不清案件发生时是下午几点。另外,屋里如果只有甄荟一个人,我就可立即实施我的首选方案,引导甄荟调换穿着,避免其身着短裙。

我密切关注着客厅墙上的挂钟,时间也很重要,只要熬过今天下午,就万事大吉了。下午 3 点不到,甄老师提着一个大袋子,出门了。我感觉冷汗直冒,呼吸变得急促起来,似乎一切都在预设的轨道上,验证着当年这起大案发展的情节。不行,我要改变这一切。马上,时间异常宝贵,容不得半点迟疑。估摸着甄老师走到下一层楼,不等她走出 25 号楼大门,我就迫不及待拨开厨房窗户,摸得有些急,窗户移动发出了一点声响,也许甄荟听到了,她出自己房间走了出来。发现我了,有点惊讶,但马上转身像是要找什么。对了,是想拿东西赶我。我不管那么多了,钻进厨房,跳下料理台,加速向她冲去。甄荟吓了一跳,身子往后躲,却来不及转过身来。我已经扑了上去,一阵狂抓。粉色的泡泡纱短裙,被我抓得撕开了好几条口子。甄荟哇哇直叫,我可能抓疼她了。混乱中我发现爪子上有鲜红的血迹。哦,我抓伤她了。成功了,我赶紧从她身上跳下来,掉头跑开,免得她两只胡乱挥舞的双臂砸中我。迅速离开,原路返回。不对,我应该留在屋里,防备她趁我跳出窗户时,把我关在窗外。

甄荟逃回自己的房间了。我迅速找好了观察哨的位置,溜到长沙底下,躲了起来。大约十分钟以后,甄荟才轻轻打开房门,悄悄探出头来。发现外面没什么动静,她走出房门,先到厨房把窗户关上,然后就到卫生间去洗手了,洗了好一阵。洗完手,她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,出来时,已经换掉原来的粉色裙子。没想到,这回换上的一条黑色迷你裙,更短了。我趴在地上,感觉特别懊恼,简直想用头去撞地板。失算,太失算了!不行,刚才的方案,我必须重新来过。正准备从沙发底下钻出来,忽然听到门铃响了。糟糕,肯定是薛兵来了。怎么办?

# 现场

周取

